

呼唤本真：论劳伦斯小说 中的原始主义

袁 静 好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原始主义是劳伦斯的小说的主要特点之一。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他对自然的崇尚、对血性意识的张扬以及对非主流文化的迷恋。劳伦斯的主要作品《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和《羽蛇》表明,他的原始主义的本质是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也是对人类再生之路的探寻。

关键词:劳伦斯;原始主义;自然;血性意识;非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I56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4-0116-05

除了具有反传统以及力求创新的先锋前卫精神等“向前看”的倾向外,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还包含一种“向后看”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取向,亦即一种反文明、反理性并渴望回归自然和本真状态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原始主义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即一方面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美好到衰落的每况愈下的过程(按时序的原始主义),另一方面则认为人类的救赎之路在于回归简单生活(文化原始主义)”^[1]。也就是说,原始主义者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生存阶段是文明出现前的原始自然状态。他们赞美往昔,对原始的生活方式持有深切的怀念,并把自然、简朴、本真作为文化价值的尺度。这种崇拜原始生命、将原始社会理想化的倾向在西方文化中古已有之,在古希腊神话以及基督教的《圣经》中,都有关于天堂般的乐园生活的记载。由于“堕落”等种种原因,人类失去了美好的家园,从理想的“黄金时代”坠入艰难丛生的现实生活,但他们对往昔的怀念和向往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习惯代代相传,深深地植入西方人的种族记忆之中。由于这个原因,在不少西方经

典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一种回返原初状态的冲动,其中包括蒙田的《食人者》、锡德尼的牧歌《阿卡迪亚》、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和《皆大欢喜》、哥德斯密斯的《废弃的村庄》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和《新爱洛绮斯》等。尽管这些作品表面上“向后看”,但它们所反映的追求原始状态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复古,也不意味着号召人们重返史前的野蛮和蒙昧。究其实质,它们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弊端加以反省和批判,并探寻人类回归精神家园的途径,其目的在于拯救西方人孤独无依的灵魂,并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然与文明、现实与理想之间取得平衡,从而使人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英美现代主义小说,就不难看出,在不少重要作家的作品如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同样存在着原始主义情结。以《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等小说著称于世的D. H. 劳伦斯照理也属于上述大师之列。然而与其他小说家不同的是,他的原始主义并非一时的情绪宣泄,也不仅仅出现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或者某部作品之中。他那否定

收稿日期:2008-10-22

作者简介:袁静好(1977—),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及文学理论。

现代工业社会和机械文明、反对理性、呼唤本真、探寻人类再生之路的激情在其思想和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由于这个原因,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称他为“具有广泛原始主义意识的思想家”^{[2]245}。关于劳伦斯的原始主义倾向,国内学者近年来在其论著中有所评述。李维屏指出:“劳伦斯的创作视野充分体现了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劳伦斯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对机械文明与原始力量之间的冲突最为关注的作家之一”^[3]。蒋家国把劳伦斯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并认为他在第三个时期“探索原始宗教,力图在未被工业文明玷污的原生状态中寻求出路”^{[4]13}。刘洪涛认为:“劳伦斯一直试图激活人的肉体、本能、欲望、血性等被工业文明压抑的生命本体冲动,并将其视为拯救人类的内在源泉。”^{[5]276}张慧诚认为:“劳伦斯相信原始世界充满活力。他用文学创作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扼杀。”^[6]上述专家的见解无疑是颇有见地、深中肯綮的,但由于他们多从侧面涉及,并未对劳伦斯小说中的原始主义做专门的探讨,因此尚有未尽之意。本文拟集中考察劳伦斯小说的原始主义特质,并从他对自然的崇尚、对血性意识的张扬以及对非主流文化的迷恋等三个方面做一全面阐述。

劳伦斯的创作年代时值欧洲主要国家包括英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变得日益丰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资本主义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大自然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优美的自然环境被污染,自然界的原始生态濒临毁灭。工业社会和机器文明把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使人性遭受极大压抑,人的精神世界变成一片荒漠。劳伦斯直面空前的文化危机,经过深刻的思索,形成自己独特的自然观。他认为,现代人堕落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同自然的疏离以及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在他的眼中,自然是神圣的,人类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与其他生命一样都是自然之子。他热爱自然,敬畏自然,把自然视为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根源和归宿。作为现代人,他认为只有融入自然,皈依自然,完善自我与‘动物、盛开鲜花的树、土地、天空、太阳、星星和月亮之间纯粹的关系’才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7]10-11}。换言之,现代人的救赎之路在于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劳伦斯继承了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

对大自然情有独钟的传统,对自然界的一切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注和热爱。这种与自然的特殊感情也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劳伦斯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诺丁汉乡下度过的。古老的英格兰田园牧歌式的美丽风光令他心醉神迷。那儿明净的天空、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和宁静的大地都是他终身难忘的魂牵梦萦之地。他曾经满怀深情地描写儿时和青年时代的故乡:“这片山乡‘东部和东北部是曼斯菲尔德以及舍伍德森林区。在我眼里,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美丽的山乡——一边是诺丁汉的红色砂岩和橡树林,另一边是德比郡冷峻的石灰石、桉树和石墙’”^{[8]196}。在如此幽美的环境中,劳伦斯深深感到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他对大自然产生了亲近甚至近乎膜拜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里,而且还见于他的散文、游记和诗歌之中。在他的作品中,劳伦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寄寓到花草树木之上,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并对自然界做了许多精彩的描写。他“笔下的大自然,一草一木,一鸟一兽同人一样都有着生命的灵性而独立存在。他崇拜大自然,尊重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就像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一样”^{[9]6}。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劳伦斯所描写的自然景物都显得特别鲜活和富有灵性。应该指出的是,劳伦斯作品中的大自然并非仅仅作为主人公活动的背景而出现,而是与人水乳交融,合为一体的。《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在感情上遭受赫迈厄妮的打击之后,一段描写可以作为典型例证。

他渴望着得到什么。木立在这湿漉漉的山坡上,他感到喜出望外。这里遍野翠丛曼披层蔽,满眼鲜花叠掩累映。他真想把这草木花卉触抚个遍,想凭借对花木的触摸来尽情享受这如画胜景。他脱去衣服,赤身露体地坐在樱草丛中,双脚在花丛中柔滑而舒服地擦动,接着是双腿、双膝、双臂,直到胳膊窝。他躺下来,让樱草抚弄他的腹部,他的胸脯。这种遍布全身的抚摸是那么的妙不可言,那么清凉宜人,那么微妙无比,他似乎使自己沉醉于这些花草的抚摸之中。^{[10]136}

温馨的大自然给予伯金极大的安慰。在与自然交融的过程中,他精神上变得无比充实、富足。从上面的描写可以看出,自然的确是“奇异的、未知的、神秘的生命之泉”^{[11]81},具有唤醒人的生命力、使人变得生气勃勃并重获新生的神奇力量。大自然能够唤起人

的生命力这一主题频频出现在劳伦斯其他作品之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即为其中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用他那饱满激情的笔描写男女主人公幽会的小树林。在那远离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净土中,康妮和梅乐士寻到了爱情和生命的伊甸园。蕴藏着生命奥秘的林中小屋激起康妮对生命的渴望和激情,而小鸡的出生、草木的复苏也无不暗示着自然的神奇和伟大。

在1915年致罗素的信中,劳伦斯写道:“我正在阅读弗雷泽的《金枝》和《图腾崇拜与族外婚》。现在我相信[……]除了大脑和神经系统外,还存在着与性密切相关的血性意识。这是人生命的一半,存在于黑暗之中。”^{[12]469}劳伦斯在这里所说的“血性意识”(blood-consciousness)指的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与性有关的人的本能意识。劳伦斯认为,现代理性和工业文明使人失去自己的原始本性,精神上变得越来越萎靡和虚弱,随之而来的是生命力的消失。劳伦斯因此呼唤旺盛生命力的回归。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借助于血性意识,因为“血性意识能使理性意识黯然失色,使之销声匿迹”^{[13]380}。通过对理性的否定和对血性的张扬,人的生命力得以勃发。劳伦斯贬抑理性、呼唤本能的“血性意识”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生存欲望,一种盲目的生命冲动。尼采对理性提出挑战,提出强力意志说。他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并认为驱动生命的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柏格森崇尚直觉和本能,认为“直觉就是头脑本身,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直觉就是生命”^{[14]228}。上述哲学理论的共同点都是到人的内心深处去挖掘生命的源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理性的束缚,张扬原始本能。劳伦斯曾经坦然承认这些哲学家尤其是尼采对他的影响。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最大的信仰,是相信血性和肉体比理智更聪明。我们的理智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性所感觉到的,所相信的和所传达的,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我与知识有什么关系?我的全部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不需要道德或别的什么进行无聊的干预。”^{[12]503}劳伦斯把肉体、血性置于理智、道德之上,并把此视为他“最大的信仰”,这与尼采反宗教、反禁欲主义、弘扬肉体 and 血性的思想如出一辙。尼采说生命是“一道快乐之泉”^{[15]84}。劳

伦斯以文学的方式把尼采这句话的内涵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小说中,在宏伟的宇宙背景下,生命以自然律动的节奏从容展开,从强大而神奇的血性意识中产生出“真正的自我、一个完整的自我、本能的非理性支配的自我”^{[5]197}。劳伦斯指出血性意识“与性密切相关”,这说明他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暗合之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部分。“存在于黑暗之中”的无意识包括人的本能和性冲动。劳伦斯所说的血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无意识。他称它为人类内心深处“不曾开发的黑暗大陆”。尽管我们不承认它的存在,“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心中”^{[16]88-90}。劳伦斯在其作品中极力要表现的就是“人性中像浮冰一样沉没于水中,从未见到的那八分之七的一大片,即无意识部分”^{[17]361}。劳伦斯认为,性与美是同一的,正如火与火焰一样,因此他坚决反对压抑性本能。哲学的精神至上、宗教的禁欲主义、传统的道德观和社会的偏见都对性本能持排斥的态度,这无异于割断人的生命之根,人的生命之树也因之必然枯萎。这是他主张人类抛弃文明,回归原始自然状态的根本原因。劳伦斯在作品中歌颂性爱,尤其是在大自然环境中发生的性爱。他认为人最强大的生命力迸发于两性之间的爱恋和结合之中。而大自然恰恰具有激起这种生命冲动的能力。在劳伦斯心中,人性涅槃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的彻底融合,而性爱则是将个人融合于自然之中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两性的交融变得极其纯粹。没有喧嚣的外部世界,也没有任何尘俗杂念,剩下的唯有男人、女人和大自然的相互融合、彻底沟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合一,天人合一。《儿子与情人》中有关保罗与克莱拉幽会的一段描写是此美妙境界的激情抒写:“他们互相结合了,同时把野草茎的扎刺,红嘴鸥的叫声,星星的运行也都结合了进去[……]仿佛他和星星、黑糊糊的杂草,以及克莱拉都被卷进了一股往半空直窜的巨大火舌一路直烧过去。万物都和他一起生龙活虎地蜂拥而前。”^{[18]421}这是劳伦斯理想之中的最高性爱境界:一种灵与肉的完全的、亲密无间的融合和升华,一种指向原始方向的返璞归真,一种神圣的不无宗教色彩的自我超越。男女两性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融为有机整体。这是人的原初意识的表现,是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非主流文化指的是那些被排斥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文明之外的文化,包括东方原始文化、非洲及美洲土著文化等。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失望而向非主流文化寻求精神支持和灵感源泉。作为原始主义者,劳伦斯也表现出对非主流文化的强烈兴趣。他执意在欧洲之外的原始文明中寻找生命的能量和激情,用以对抗衰败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在后期创作的一些重要小说如《羽蛇》、《骑马出走的女人》、《圣莫尔》中,他把目光转向古老的墨西哥文化和印第安人的原始宗教,并主张“用美洲原始的生活方式击败堕落的欧洲文明”^{[19]189}。在上述作品中,《羽蛇》是一部集中探索人类返璞归真的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原始主义追求。这部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作品以现代文明与原始信仰的冲突所引发的政治和宗教纷争为题材,通过对古老印地安宗教的复兴,寻求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良方,表明作者试图在非主流文化中找到西方人再生的途径。小说中的爱尔兰孀妇凯特与具有印第安血统的男子卡拉斯可和西比阿诺对现代文明导致墨西哥日益衰败的现实深感不满,企图复活古代印第安阿兹台克人的生命之神——鹰蛇一体的克斯卡埃多,并驱逐基督教教会,建立一个传承古老印第安文化的社会,最终完成对原始文明的皈依。作品生动地描写了现代人在理想与现实、文明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挣扎和困惑,批判了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腐朽和堕落,表现了劳伦斯厌恶工业社会、逃避现代文明、崇尚自然、回归原始的愿望。小说女主人公凯特的精神探索充分展现了现代人的原始主义情结。她出生在爱尔兰世家,自小受西方文明的教化,享受着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她又对现代文明感到幻灭,力图回归自然。她只身来到远离欧洲的墨西哥,来到神圣的西尤拉湖畔。在那里她徜徉于富于自然之美的湖光山色之中,感受印第安人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忧无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分享当地原住民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对大自然的质朴的爱。在这一片“没有被人类文明吞噬的天地”中,她感到自己如置身于人间伊甸园,在纯自然的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也使她看到了西方人再生的希望,于是从心底发出“给我神明,让世界再生!”的呼唤^{[20]143-145}。相比之下,欧洲是一个令她讨厌的“机械、无情的世界”,因为它泯灭了“奔涌于人的血

液、肌肤中的黑暗意识”。她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感到反感,认为“那些被称作文明生活的强大而又堕落的东西”使白种人变得空虚软弱,失去了灵魂和活力。在卡拉斯可、西比阿诺的身上凯特看到了西方男人已经丧失的男性力量。而墨西哥人的图腾——阿兹台克人那条神秘的羽蛇则使她感到了“史前时代的原初力量”。应当指出的是,凯特对印第安人的感情是充满矛盾的。几十年现代文明的教化的影响使她对羽蛇神教心存疑虑,而且她也不赞同他们某些近乎野蛮的行为。尽管如此,她还是逐渐理解并接受了他们那古朴的原始文化,并意识到“属于史前时代的东​​西有时比现代文明的东​​西更深藏于人类灵魂的深处,更持久”,把这种古老的感知和思维方式与白人的思想意识相结合将是西方人“通向新世界的唯一途径”^{[20]321-323}。凯特的心路历程和嬗变过程充分地体现了劳伦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在他眼中,西方工业文明已经步入绝境。人类若想获得新生和幸福,就必须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把希望寄托在非主流的原始文明之上,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可能寻求到疗治痼疾缠身的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良方。另一方面,凯特的内心矛盾也反映出存在于作家本人内心的矛盾。这是因为,尽管劳伦斯以工业文明的坚定的批判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残存着对现代西方文化的依恋,因此难以与之彻底决裂。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羽蛇》凸显现代人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厌倦工业社会,逃避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与现代文明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综上所述,劳伦斯的原始主义视野体现了英国工业化时代知识精英的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文精神。他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探索生命的意义,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否定理性文化,对西方工业文明异化自然、社会和人的本质的种种现象加以无情的剖析和批判,从而使读者彻底看清机械文明的反生命、反人性的本质。他的作品昭示了人类的再生之路: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从自然中获得活力;复活“血性意识”以抗击理性,达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从原初文明中汲取力量,把人类从虚伪的西方宗教、道德文化和工业文明中解放出来。他对人类困境的探索不仅为同时代人提供了获得救赎的全新思路,而且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 [1]Britannica Online, <http://search.eb.com/eb/article-9098974>.
- [2]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3]李维屏. 劳伦斯的现代主义视野[J]. 外国文学研究,2008,(4).
- [4]蒋家国. 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 [5]刘洪涛. 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6]张慧诚. 古老群舞的原始活力——解读劳伦斯作品中的男性主题[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9).
- [7]劳伦斯. 灵与肉的剖白:D·H·劳伦斯论文艺[M]. 毕冰宾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 [8]劳伦斯. 劳伦斯散文精选[M]. 黑马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 [9]刘崇丽. 白孔雀译序[M]//劳伦斯. 白孔雀. 刘崇丽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
- [10]劳伦斯. 恋爱中的女人[M]. 但汉源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 [11]Preston, Peter, and Hoare, Peter, eds. *D. H. Lawr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M]. New York: CUP, 1989.
- [12]Zytaruk, George J., and Bolton, James, eds.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3]劳伦斯. 劳伦斯文艺随笔[M]. 黑马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 [14]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 肖聿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15]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M]. 周国平等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6]Salgado, Gamiini. *A Preface to Lawrence*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2.
- [17]Ernest, Allen Water. *The English Novel: A Short Critical History* [M].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2001.
- [18]劳伦斯. 儿子与情人[M]. 刘一之,张雁鸿,张金玲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
- [19]冯季庆. 劳伦斯评传[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 [20]劳伦斯. 羽蛇[M]. 彭志恒,杨茜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Calling for Naturalness: A Study of Primitivism in D. H. Lawrence's Novels

YUAN Jing-yu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Primitivism is one of leading qualities of D. H. Lawrence's novels, which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his worship of nature, glorification of blood-consciousness and infatuation with counter-culture. His major works such as *Women in Love*, *Sons and Lovers* and *The Plumed Serpent* demonstrate that the nature of his primitivism is his bitter criticism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pursuit of the true value of human life, and search for the road to salvation of mankind.

Key words: D. H. Lawrence; primitivism; nature; blood-consciousness; counter-culture

[责任编辑:张思武]